

窈窕文丛

羊角口哨

译林出版社

阿微木依萝——著

译林出版社

窈窕
文丛

羊角口哨

阿微木依萝



译林出版社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羊角口哨/阿微木依萝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2018.8

ISBN 978-7-5447-7333-1

I. ①羊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0801号

羊角口哨 阿微木依萝 / 著

责任编辑 陆志宙
装帧设计 @broussaille私制
校 对 孙玉兰
责任印制 颜 亮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
邮 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www.yilin.com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8.125
插 页 4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7333-1
定 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, 质量热线: 025-83658316

窈窕文丛：爱情一息尚存

贾梦玮

“窈窕文丛”，顾名思义，作者都是女性，是女作家，而且这次基本都是八〇后九〇后的青年女作家。关于女作家，关于女性书写，有“女权主义”的说辞，也有女性文学为文学提供了细腻与抒情风格的说法。这两点都有它的理由，但也都可以不管。或者说，“窈窕文丛”的年轻女作家们所提供的，远远不止这些。

我相信，女性所体验的世界一定不同于男性所体验的世界，这是由男女不同的身心所决定的。因此，女性作者一定会为文学共同体提供新的东西。“窈窕文丛”不仅是女性文学，而且要为文学提供新质。就拿经典的女性文学形象来说，目前我所知道的大多为男性作家所创造；但我更愿意信任女作家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。因为，那不是“他者”，而是她们“自己”。“窈窕文丛”为文学世界提供的女性文学形象，如纪米萍、夏肖丹、丁霞、刘

晋芳、商小燕、娜娜、云惠、阮依琴、唐小糖、芸溪、静川、梅林、汪薇……还有好多个“我”与“她”，那些鲜活的女性形象，只有她们才能创造，“她们”身心的千疮百孔，只有她们才能感同身受。阅读“窈窕文丛”，我一次又一次被震撼，我对于“她”的阅读体验，不是同情、怜惜、悲悯等等词汇所能概括的。常常，我觉得我就是“她”，就是“她们”，我居然也可以感同身受。这是文学的魅力，也是文学的命运。

让我这个男性读者觉得遗憾和汗颜的是，“窈窕文丛”中所塑造的男性形象，或萎缩，或无能，或逃避，或不忠，或模糊不清、不负责任，或外强中干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，伊甸园至少有一半有坍塌的危险。女人都那样了，男人就没有责任？还有幸福可言？男人都这样了，女人的幸福又从哪儿来？男人的命运和女人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异性环境颓败了，无论男女，他们和她们情将何堪？免不了的，每个人的心上都会有一道或一道道伤口。我们都是伤心之人。文学，某种程度上就是疗伤的艺术。

但是，“窈窕文丛”中所有的故事也都在告诉我：爱情至少一息尚存。“窈窕文丛”的每部作品中，有一万条否定爱情的理由，可是爱情还是在那儿，无法否认。倘若本体意义上的爱情已经死亡，“窈窕文丛”中的那些女性，也就不可能有那样的深创与剧痛。爱情似乎是痛苦之源，但也只有爱才能创造奇迹。

广义上的“爱”和“情”是世界的本源。“窈窕文丛”中的作品，也有不以两性关系为描写中心的，而是更多关注底层人物粗砺、绝望的人生，像冰冷的石头和灰扑扑的尘土一样的命运。

“任何人在写作时想到自己的性别都是不幸的。”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话颇堪玩味。她还说：“心灵要有男女的通力协作才能完成艺术的创造，必须使一些相互对立的因素结成美满的婚姻，整个心房必须大敞四开，才能感觉到作家是在美满地交流他的经验。”弗吉尼亚·伍尔夫被“女权主义”时而认作同道时而认作敌人。我只知道，男人和女人有着更宽广意义上的共同命运。

美貌曰“窈”，美心曰“窕”；美状曰“窈”，善心曰“窕”。“窈窕”形容的是女子仪表心灵兼美的样子，丛书以此命名，编者和出版人的美好愿望可以想见。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。说好的“君子”呢？“窈窕文丛”既是给女人的，也是给那些男人的。

给“爱”机会，让“爱”创造。

目录

1	羊角口哨
77	马小雨来了
119	逃
147	响礼
189	山神

羊角口哨

雨停了。肖龙从回忆中醒来。

他决定首先去找那位交往最深的朋友。这位朋友住在工地的西北角，由于不怎么和陌生人来往，这些年他走得最近的也就是肖龙一个人，如果不是有人来串门，他的房间多半是一直关着的。此刻，这位朋友的房门不出预料地紧闭。肖龙在门外停了一会儿，心中很忐忑，毕竟自己现在的处境很尴尬，一个死者，来会见他的老友，听上去动人，但是要怎么招呼呢？“嗨，我的老朋友，我回来看你啦！”这真是一句要命的鬼话。

他决定在门口等，让这位朋友自己走出门。晚饭后总得出来透透气吧。

好啦，晚饭时间过了。一切都在肖龙的预料之中。大门开了，走出一个瘦长的男人，才用过晚饭，看上去神色慵懒、疲倦，心情倒是不坏，他的胡子都快将下巴坠掉了。

“谁在那儿？”

肖龙从藏身的木板背后慢慢出来。

“是我。老朱，我找你说点事。”

老朱半天说不出话，不过他的胆量远远超过自己的认知。镇定一下情绪，自如地走到肖龙身边，试探着用手拍一下对方的肩膀，然后脸上的笑容也跟着出来。他说：

“我很吃惊能再见到你。昨天晚上可把我的眼睛都要哭坏了。你是我在这个城市唯一的好友啊。”

肖龙听到这话，心里热乎乎的。看来先前的一切顾虑都是自寻烦恼，老朱很欢迎他这位死去的朋友。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啦，只要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对方一定会尽力帮助。

“我来是有一件事情找你帮忙。”

“啊？你现在还有什么事要处理？真不可思议，我以为你现在在什么事都不用操心了。”

肖龙惊讶得不知怎么往下说，想不到好友的答复会是这个样子。也许应该请他喝一场酒。平日里他们就是这样相处的，在酒桌上，一切事情都好谈。于是他抖抖索索在口袋里摸了一番，然而，身无分文。本来是有一点酒钱的，但是昨天晚上朋友们将他安置到郊区工棚后拿走了，他们商议了那笔薄弱的遗产应该怎样处理，最后一致同意将它买几瓶好酒，在郊区的冷夜里，面对他的尸身，他们一边哭一边喝一边回忆，算是对他最后的纪念和追悼，然后，他们哭得没有力气，酒也喝够，留了一杯在那儿才散场。当时那种气氛，对于一个刚刚死去的人来说，真是莫大的安慰。只可惜敬他的那杯酒还没来得及喝呢。

“走，我们喝酒去。我有很多话想说一说。”现在顾不上有钱没钱，大不了赊账。肖龙走过去像往常那样拍拍这位哥们的肩膀。可是对方突然避开，笑着说：“不，老朋友，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。你看今天晚上天气还不错，我准备去跑步。什么？你要和我一起去？不行啊，被人看见了怎么解释？你毕竟是……对吧！引起不必要的话题。我平生最反感闲言碎语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会冲上去打坏那些人的嘴巴。可我现在要尽量避免一切麻烦，不想跟任何人打架，希望过一点平静的日子。”

“可你一向是不爱出门的呀？”

“那是以前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改变过去的所有习惯。既然唯一的好朋友——你——已经不在人世，你将生活在你的世界，

在那儿交一些别的朋友，我们不会再有联系，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属于我一个人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。并且，我喜欢独处，说实在的，你活着的时候我也挺费心，虽然我们喝酒谈天无话不说，也确实建立了友谊，然而这同时也是一种负担，你的很多邀请我都必须接受，可实际上我并不想接受。你应该清楚，很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都是单独来的，不是成群结队来的。所以个别人还保持着原始的孤独的习性也很正常。他们并非离不开朋友，甚至于，他们一个朋友都不需要也很正常。现在我又恢复了原始的习性。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从前有你这位朋友和现在没有朋友，后者更让我自在。比如说，曾经我刚刚冲完凉准备躺下休息，你恰好来请我出去喝酒或者散步或者打球，我又得爬起来，又比如，我在想一件悲伤的心事，你来请我吃饭或者谈天，我只好将笑容苦苦地摆在脸上……你就是这样击碎了我的时间，让我深深觉得，人的确不是为自己而活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终于！……可是，你为什么又来找我呢？”

肖龙听得惊讶不已，很久才说：“我以为我们有相同的爱好，都喜欢看书，在这个工地上喜欢看书的只有我们两个，因此必然是最好的朋友。我冒雨来找你，的确是有事相求。眼下听你这样一说，我的心凉了半截但也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想说，我们的情谊在昨天已经结束，我该回到那个郊区的棚子里，等待父母来安排后事，对于一个本分的逝者来说，要按照活人的意志生活——一个想象中的世界。现在你认为我最应该的是僵直地躺在那儿，履行很多老人的经验：人死不可能复生，更不可能四处走动，我最不应该也不可能来找你。我必须遵守那些‘不可能’。

可我难道没有别的生活方式吗？我能走动却不应该走动，能改变却不能得到允许，要成为永远的受制者，难道不能戳破这些无根据的梦话吗？但我想透彻了，我看见的东西任何人都没有看见，而我说的真相又寡不敌众，真相就保持在我这边，无法证明。我也不想证明。目前我只是不愿被人送到殡仪馆去——那种地方！哎！——想在哪里躲避几天然后找到好的去处。既然你还保持着原始习性，就该清楚我此刻和你是一样的处境，只不过我需要一点最后的帮助，往后就再也不会来麻烦你了。什么？我的情况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！我就站在这里。我是冲开‘不可能’的最好的例子。算了算了，你不要再说啦，我懂你的意思。我不会再来找你。”

老朱板直地站着，眼神特别冷淡。

肖龙失望地从工地的西北角走出来，街上冷清得和他的心情一样。现在得去找那位滴酒不沾的朋友了。这是他活着时来往最少，也没什么共同爱好的朋友。他们从来没有单独在酒桌上见过面，平日里一起说过些什么话或者压根儿没什么交流，都不太记得了。总之这位朋友是混在其余几个好友当中，说来简直可以算是一个陌生人。为什么要去找这样一个交情极浅的朋友帮忙，他也说不好理由。这位朋友住在偏僻而简陋的巷道中。

来得不是时候，大门紧闭，朋友不知去向。

“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”

肖龙拦住一位在巷道中慢腾腾走路的人，这人耳力不好，年纪也太大了，想了半天才冒出一句不明不白的話：“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。自己找自己，少见！有病！”说完用手推了

推，做出嫌弃的样子。

肖龙往后退几步，靠在朋友的窗户上，心情失落。

第三位朋友住在城中心，一个热闹的地段。他是所有朋友中日子过得最好的。这次运气很好，朋友不仅在家，还平静地坐在一张藤椅上喝红茶。他见到肖龙的第一反应和老朱是一样的。打翻了茶杯，还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，折腾半天才重新爬上去坐稳。

“真是见鬼了！”他说。不过，看见肖龙除了衣服少一只袖子以外，倒也干净清爽，估计是雨水冲刷的效果，只是神色有些颓废，心事重重，像遇到了什么大麻烦，不然就完全跟活着时没啥两样。这样打探一番后，他才缓了口气说：“真是太意外了，天哪，我竟然还能见到你，这事情说出去都没有人相信，我……”他站起来又重新坐回去。

“老于，你完全不用害怕，我来是想请你帮一个小忙。”

“好，你说。只要是我于树强能做到的，都不是什么大问题。”他爽快地答应了。

肖龙发觉自己还站在门边，抬脚准备走向另一张藤椅。可是刚有这个想法，脚跟还未完全离地，就被于树强一个箭步冲过来拦住了。他惊慌失措带着无法克制的怒气说：“你不能进来。”

被突然拦住的肖龙差点没有站稳，不敢相信于树强的转变这么快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毕竟你……哎，如果我妈知道你进了我们家，天哪，她胆子很小，身体也不如从前。昨天她为你的死惋惜，掉了不少眼泪。”于树强企图解释得更好听，手挥来挥去，

却越说越不好。他始终压低声音，即便刚才冲过来拦肖龙，也把那句话说得极其小声。

印象中于树强的母亲并没有住在这里。肖龙迟疑了一下，没有说话，眼神却带着疑问。

“她来这儿没几天。”于树强看出肖龙的心思，语调平静，但是肖龙似乎感到哪里不对，尤其是老于的那双眼睛，左右张望，好像很怕什么人突然出现。

“你在和谁说话呢？”

这个熟悉的声调让肖龙吃惊不小。当这位说话的人推开卧室门睡眼惺忪地站在那儿，老于的脸顿时红得跟猴屁股似的。

“姚青青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肖龙几乎是带着哭腔问出这句话的。

姚青青吓得脸色惨白，瘫软在地。“不关我的事呀！”她的喊声被恐惧击得不成样子。于树强十分羞愧地看一眼肖龙，又急忙将视线收回。

姚青青是肖龙的女朋友。

想不到他刚去世一天，这个女人就和他的好朋友搅在一起了。昨天晚上他还在伤心后悔自己的冲动，将她一个人丢在世上无依无靠，并且肚子里还怀着他的孩子。好几次他都想从郊区冲出来，跑到她的窗前忏悔，却又知道那是无用的忏悔，事情已经成了定局。

女人哆哆嗦嗦从地上爬起来，坐到椅子上。她倒是比想象中的镇定，起先还不敢看肖龙，现在却直直地望着他。

“你都看到了……我没什么好说的……”她的声音真好听，

如果说的不是这句话，也不是在这儿听到，肖龙会立刻走上去抱她到怀里。他自认是个不错的男人，虽然贫穷，干着最粗重的活，也混迹在杂乱的场所，但对自己喜爱的人，他从来不发脾气，也不失浪漫情调制造一些惊喜。现在倒好，她给的惊喜简直能把这个死去的人吓得再死一遍。

肖龙感到自己全身都在发抖，他咬紧牙关，捏着双手，满脑子的念头冲得他更加慌乱和疲惫。他坐到了地上，衣服又是缺了一只袖子，往那儿一蹲真像个拾垃圾的。

“你进来坐吧。”于树强试探地说了一句。

“姚青青，亏你做得出来！”肖龙吼出这句话，把嗓子都扯痛了。他干咳了两声又问于树强：“这就是你‘妈’？这种谎话也只能说给鬼听。”

于树强脸红到了脖子根。

“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，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没有骗你，我妈真的来这儿了，她确实替你惋惜，就在刚才出去买菜，还特意让我抽时间到郊区看一看你。”于树强向肖龙走近两步，又说，“你刚才不是说有事情想我帮忙吗？只要我办得到，你放心，我都可以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肖龙突然朝于树强的脸打了一拳。

“哎呀，晦气！”姚青青从椅子上蹦起来，匆匆地又坐下去，目光闪烁地望着肖龙。

屋里气氛糟透了。姚青青盘腿坐在椅子上，目光从肖龙身上转到地上，然后就一直望着地板发呆。于树强明显是要准备出去喝酒的，他的红茶已经快要喝光了，还换下做活的衣服，穿了一

身新买的休闲西装，凡是他一个人去的场合，基本上都穿得很整洁，只有跟肖龙他们一起喝酒才比较随意，有时工作服也不换，直接坐到酒桌上了。从这种表现来说，他可以混迹在工头那边，也可以活动在工友这边，他的口才是那么好，特别使人敬重和信服，凡是需要找包工头处理什么事，必然要拜托给他，也只有他往工头身边一站，无论身高气场和衣着，都十分恰当，特别像个办事的。平日里他的位置自然高于别人。总之，于树强就是领导和工人之间的一个轴心。可眼下他却不能有平时的气质了，那受人尊敬的好心情落得一点不剩。

肖龙从地上起身，眼睛朝姚青青那边匆匆扫一眼收回来。姚青青低着头。于树强也低着头。事情成了这个样子，离开这儿是最好的办法，于是他几乎用奔跑的速度走到街上。雨后的街面有几分落寞的味道，从光秃秃的树枝上垂下的冷风不时扫在头顶，他现在才体会什么叫“透心凉”。一股说不清是伤感还是耻辱的味道在他心中回荡很久，最终，他不能忍住眼泪，在一棵树下哭得像个要饭的。有人从那儿走过，在树荫下奇怪地看他几眼。现在他没有一点从前粗暴果断的性格，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，突然间变得软弱，对这种灭顶的愤怒也可以用几颗眼泪来发泄。

他带着病态而绝望的心情，要去找最后一位朋友，这位朋友几乎没有安定的居所，不过，他最近落脚在一处僻静的桥洞，他还去那儿喝过一场酒。那洞子还算干净，也不漏雨，估计往后就是长期居住的地方了。他这位朋友生性喜爱流浪，在工地上做活用他的话说就是“体验痛苦的日子”。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逃离这种日子呢。反正这位朋友是性情古怪的人，愿意受穷，